



07156

青谿漫稿卷十九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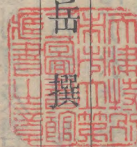
贈太醫院使仲君南還序

太醫院使竇應仲君惟馨以疾乞歸疏聞詔許之且俾疾愈供職如故君治裝戒行所與其子祠祭主事斐爲僚者欲予一言以慰其父子睽離之情以達諸交游不忍遽別之意誼不得辭則諭於眾曰諸君何以爲惟馨贈耶或者進曰君少喪父德高府君賴母辛苦守節以育於成伯父太醫院判德明尤篤意撫教君刻志學問紹其世業以精鍾王學拜中書舍人累遷尙寶卿右通

青谿漫稿卷十九

一

政改授今職兩荷封章推恩其親而母氏之節亦拜旌表之命於是人嘉德高有子矣君居嘗自念孱然幼孤幸爾有立復叨祿位躋於顯融皆先世未食之報之所貽者而自入仕途遠邨隴幾三十年伯考棄諸孤返葬於鄉亦且二十載廩於職守不獲一展省少抒無涯之感歲月如逝而顛髮種種矣茲幸蒙恩賜歸吾心之所未償者庶其少塞乎此君之所以去也或者又曰聞君之先自明齋先生當元季起家醫學教後世以軒岐之術惠濟一方至德明益顯然亦仕止院判耳及君而游被寵擢五轉官而未艾也生三丈夫子皆穎異長本登弘治庚戌進士視政秋曹次棐登成化丁未進士選



入翰林爲庶吉士授職祠部次相碩然玉立又將繼此而奮諸孫娟秀早知務學仲氏之先所積德善誠厚然獨於君發之職位之崇子孫之賢一時名宗鉅族可與媿者亦鮮矣君居嘗自念天休滋至雖召公之賢猶以爲懼故盈滿之戒君子之所宜慎也矧知進而不知退則悔吝生焉幸二子爲學粗知嚮方敢以是報上恩酬知遇吾其可以少休矣乎蓋君明於易之學以教成其子者此君之所以去也予聞而歎目前之說者所存之厚後之說者所見之明其賢遠於人何如哉夫君之歸也以其疾予欲沮君之歸也以其道何則昔之人固有盲於目重於聽者然其心思聰明足以濟用不在其耳目之間也君博通儒書識明才敏究心家學夙出儕類經其診切者可以決死生於歲月之前起阽危於困絕之際以予所聞而知者比比也其所未知者夫豈可數計哉是以上自朝廷貴宦之家若儒士大夫下及窶人鄙巷之輩恆恃君爲歸君亦樂於濟物有召卽往雖其疾少艱步履而於所以施其道以全夫人者固無所妨也顧可恣然爲自便計而忘朝廷寵待之深士大夫倚望之重也哉此則君蓋未可以言去者如此惜予力不足以及挽而留之也雖然予則有告焉始君以疾乞歸朝廷弗之違德意優渥君不可以不知也卽其施諸人者以反諸己愈疾而來黽勉供職於以竭保和之功於以

廣利濟之惠固君之所當盡者是可果於忘世以決於
一去而已哉予於君託交有素不能無望於他日者君
其念之尙弗爲前二說所惑也

京兆于公壽七十詩序

應天府尹致仕錢唐于公景瞻以弘治癸丑三月初五
日壽躋七十予弟工部主事阜其婿也乃徵諸縉紳能
言之士胥賦以頌旣成卷予廁姻黨之末辱愛有素不
敢以蕪陋辭僭爲之序惟公在景泰初以先大夫肅愍
公有奠安社稷功召拜府軍千戶後爲權姦所搆坐謫
龍門憲廟嗣位首雪其事遂復公官且改文資爲武庫
員外歷祠祭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所至有聲
雖老於吏事者皆讓不及也蓋以聰敏特達之資承過
庭之訓於書無所不讀工詩善書著爲文辭明白痛快
類其爲人蚤年思以儒奮會有召命不果繼處憂患益
閉門卻掃以讀書纂言爲事故晚見於用其所建立卓
然高出儕伍惜未究厥施而請老歸矣嘗痛肅愍公之
冤未能盡白慷慨累數千言聞者憫之會言者亦交章
論列其事所司以聞聖天子褒功恤枉特隆恩命贈官
賜諡建祠以祭於是公之心始塞聞者趨之夫天地之
氣混侖磅礴流爲江河峙爲山嶽昭爲日星而幽則爲
鬼神人得是氣以生浩然於胷中者苟能養之以義理
充之以學問則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久且弗餒亨否有

不能移威武有不能屈毅然古之大丈夫不惟身名永
存而事業所著垂之不朽者孰非是氣之所爲也哉昔
公當變故之來安命順天未嘗少懼其志雖遠謫窮邊
而居約處困未嘗少變其節及乎燕谷回春鴻恩覃澤
名位鼎來心志咸適當斯時也方且秉法循理事無苟
作霽行潦止身無苟安又曷嘗少易其所守也哉惟其
充于中者剛大故其發於外者悠久則夫遐福眉壽日
晉月升殆未可涯也否於前而亨于後亦理之所必然
歟譬之貞松勁柏霜饜雪虐之餘然後養成其材貫四
時歷歲寒挺然後凋之操其得於天地之氣厚矣若公
之壽其非此類已乎請書此於羣言之首庸諗於公固
知予言之非謬也

青谿漫稿卷十九

四

贈福建參政李君赴官序

予昔官翰林時嘗識義興李君時亨於兵部東海張汝
弼所時東海所交接多一時文人名士而時亨方舉進
士癯然列于其間言議不凡予心奇之及仕終兵部主
事弗究於用則又惜夫善人之寡祐也頃予來佐禮部
復得時亨之弟時望爲之屬勤慎詳敏廉明公正有時
輩所弗及者義興固多賢士若李氏昆季聯芳競爽若
此又不可以易而得也予旣皆得以周旋接納爲幸而
與時望處者久所以資予者益深則於時望之別其能
忘情也哉且禮部之爲屬者四主客之職掌諸藩朝貢

之事其人語言不通嗜好不同雖象胥重譯之勞未能盡達苟非精察之才詎足以得其情名號之支離文字之詭異雖反覆審辨之詳未能皆合苟非通敏之識詎足以究其實矧夫溪壑無厭之欲冒昧非分之求苟非強毅之力願足以節制而懾服之也耶自時望之爲主客值聖天子更化之初大賚四海文移山積而又迤北巨部西域諸蕃更疊入貢奏牘頻繁賞犒絡繹殆無虛月皆出時望之手然內不失朝廷柔遠之道外不失遠人慕義之心一時皆以爲難其才識之優裁決之果誠有可重者矣考之主客之設肇自漢成卽古典屬國之遺意歷代因之或爲司蕃大夫蓋撫接蕃人所係甚重

故必得名重華夏若何遂者而後可任醞藉如范岫者而後爲無忝也若吾時望者願不足以匹休之也耶邇者福建右參政有遷擢之命吏部稔聞時望之賢奏補其任行有日所與爲僚者相率需言以贈予固喜閩藩之得賢佐而重惜吾屬之失良友也願將何以爲時望告耶雖然予聞之閩爲海濱文獻之邦非僻遠荒裔之域其人讀書講道守禮而畏法易於爲理以吾時望之才之識之守往蒞于閩推其所已行而達之於所未行卽其難以求其易則夫所以詢乎民之俗而察乎民之心以施諸有政者吾知其恢恢乎有餘力矣將見譽望之隆勃起海嶠閒名藩上佐其能久淹時望也哉抑予

又聞之時望早年與兄時亨同游邑庠更相師友切劘講求文名日著前後取進士入官郎署有聲於時蓋不啻穎濱之於東坡也然則時望之賢固其家學之有自歟予因備述之以復諸君之請且以告閩之人

送大總戎平江陳公總督治河詩序

中國忠人

弘治癸丑春皇上用廷臣言簡任都御史華容劉公專理河事及秋天乃大雨壞張秋故隄河決而東運道用阻明年河患益甚朝廷憂之復命內宮監太監李公總兵官平江伯陳公往偕劉公綜其役六月望後二日抵其地又越月新鑿月河成運舟通利有詔褒獎焉先是平江公受命將行諸公卿相與飲餞於大司徒之堂眾

青谿漫稿卷十九

六

謂斯役也宜以恤民惜財爲本民不可以重困而財不可以浪費弗亟弗徐期於有成而已公亦以爲然於是大司馬馬公卽席倡七言律詩一章以識斯意眾客屬和充然成卷不鄙謂予一言以序久未有以復也邇者復奉勅加公太子太保所以寵綏之者益至而又時方向冬霜降水涸固卽工之時也一得之愚或可以少裨於成算者願可後乎遂爲之言曰河之爲中國患久矣考之河渠有書溝洫有志則所以論治河者在漢爲詳然率以資灌溉之益不專於漕故瓠子之決徒以丞相食邑所在久而不塞其所係固輕矣我國家建都北京上而宗廟朝廷之奉下而百官萬姓之給皆漕於東南

藉運河一水以達京師故河隄決則運舟阻運舟阻則
上供缺軍國之計奚賴焉聖天子之所以注意者在是
羣工之所以建議者在是固亦宜然哉然建議者言人
人殊莫可適從要之非親歷其地而力究其源徒以稽
故牒騁臆見而自謂得之吁亦左矣故漢末徵能治河
者以百數轉相辨難但崇空語無施行者亦何益於事
哉惟公會大父恭襄侯之在父廟初實董海舟歲運百
萬石上京師時海溢坍塌岸起揚之海門至鹽城者八
百里侯以四十萬卒修之民免於患及罷海漕開濟甯
臨清河以通南北侯創淺船歲運至五百萬石疏清江
浦引管家湖水入鴨陳口以達於淮就管家河築隄長

青谿漫稿卷十九

七

十餘里以便轉牽置移風清江福興新莊四閘以便行
舟浚儀真瓜洲二壩湖港之壘鑿徐州呂梁二洪巨石
之梗築高郵昭陽南旺河隄功用倍昔自是漕餉不乏
國用給足迄今幾百年上下賴之廟食於淮且祝不廢
此固公之家法也及公自總鎮兩廣召理漕事漕卒驩
然如赤子之得慈母而公盡心所事濬大通河掘清淮
口滌淤導滯通融有法朝廷遂有光前烈之諭此公之
成績也夫然故治河之責自不能舍公而他適而公之
欲有所事其可外祖武而他求哉昔周宣王之命仲山
甫則曰纘戎祖考命召穆公則曰召公是似穆公之命
君牙則又曰迺惟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迺

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其言愈切而責愈重蓋所恃於世德之臣者固如此然則聖天子之命公與士大夫之望公者又何異於此哉雖然取諸人以爲善乃所以爲善故眾言混淆折之以理項者建議之言皆下公考驗公尙虛心采納惟善之從幸無謂子家自有法在多言奚爲子謇拙無文不能具述諸公之所以贈公之意姑以前三言者始以此一言終焉公以爲何如

贈貴州按察副使沈君榮任序

弘治丙辰正月朔天下諸司會朝京師越翼日上命銓憲重臣舉虞周董正黜陟之典綜覈賢否去留有差於是藩臬長佐而下有缺員者銓部復請選拔內外諸司之賢以充刑部河南司郎中吾郡沈君尙倫遂有貴州提刑副使之擢未幾陞辭以行諸鄉友之仕於朝者咸出祖餞之城東之館不鄙屬予一言以贈予惟諸君之意豈不以尙倫久歷秋曹聲聞夙著一旦出佐憲臬顧在窮荒萬里外殆非所以處吾尙倫也予則以爲不然蓋尙倫今茲翹舉其有可賀者三而資望之雄峻道里之遼邈金緋之烜赫不預焉何則鄒孟氏有云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尙倫尊翁封君素植德善爲鄉長者母宜人童氏淑德克相篤教尙倫顯躋高科享祿養者十六載再荷推恩之典方以逾七望八之年偕老在堂尙倫亦嘗兩奉使輶獲遂覲省鄉人以爲榮則今之

拜恩而南復得便道過家稱觴上壽喜溢庭闈歡動閭里蓋人子之所至願而不可必得者此其可賀者一也易有云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又云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尙倫自舉辛丑進士入官卽拜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明於照察以爲折獄之本決於果斷以成致刑之用一時理官求如尙倫者未易以一二數今往司外臬殆猶駕輕車於康莊之衢莫之齟齬一方之民命大有賴焉其必順民而動以致其服從也審矣其於職業之修舉也何有此其可賀者二也傳又有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往歲聖天子建立皇儲當詔諭安南求可以充使者擇之羣僚中得吾尙倫

青谿漫稿卷十九

九

首奉綸命以往忠信之言篤敬之行孚於遠人舉國君臣益敦事大之誠而廉名偉識遂重於海外貴州之域載之職方猶古要荒之地其民雖雜苗蠻然服屬中國之教條漸被累朝之德化學校絃誦與中州齒以尙倫行乎異域而致其敬服若此其於貴陽也何有此其可賀者三也夫孝盡於奉親忠竭於舉職功著於服遠他人兼此三者蓋鮮矣而尙倫且優爲之孰謂尙倫憚於遠涉而若有弗懌者然耶於是在座者連醺三爵以爲尙倫贈乃歌嵩高之三章賡以南山有臺之三章與之抗手而別

贈長沙府知府王君赴官序

予承命來司南銓首詢南畿士夫之賢者得鄞王君宗玉之爲人其在臺端風裁振肅政理通達不矯矯爲高不察察爲明嚴而不猛寬而不縱比者清戎畿內夙弊以次而祛兵籍以漸而實吏畏其威民懷其惠予心重之旣而秩盈再考最績惟懋亟褒稱之以聞於朝會長沙知府以不任繁劇去銓曹求可以當其選者遂以君奏補其職部檄且至束裝告行所與同年而升者若戶部郎中胡君璟禮部郎中鄧君應仁相率來請予言以爲君贈予嘗重君之賢喜其翹舉誼不可辭則告之曰予聞長沙爲郡彈壓上游控交廣之戶牖扼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其士習則好文而尙義其民性

青谿漫稿卷十九

十

則決烈而勁直故習之相近固多問學志節之風而性之所染亦多豪獷桀驁之態往往健訟之日聞而逋賦之歲積爲之長者優柔之政不可以泛而施而馴擾之績不容以易而致也亦宜然者近者前政已一再易率非過則不及之爲患今君以激揚之力推之於豈弟之致先聲所及其不畏威懷惠而相率服從於命令之下者吾弗信也雖然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孟軻氏有是言也在宋龜山先生嘗令瀏陽部使者亦以催科不給罪之然其道德之惠及民深矣此君之所宜取法者也長沙故有嶽麓書院以教四方學者有城南書院則南軒先生講學之地有東萊書院則東萊先生讀書之所

是皆名賢遺跡之所在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焉君往而
作興振起之敦禮師儒使居其間以教郡邑之俊秀將
見賢者策興風俗必變因以化導其鄉之人以復昔時
所稱人多純朴俗恥不義學者勤於禮耕者勤於力之
美由是謹畏以奉法程敦敏以服供輸不梗於下不傲
於上翕然湖湘文獻節義之盛則君長沙之治其弗有
聞於時矣乎抑予又聞之君之先有仕唐爲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太子太傅節度明州軍事者子孫遂居於鄞
然則家學本於相承而官業得於世授也久矣故君服
膺家庭之訓浹洽見聞之實起而登成化辛丑進士爲
山東臨邑令爲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在在有聲蓋無
忝於先德焉將來所造詣遠大未可量也於長沙乎何
有

贈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曾先生致仕榮歸序

成化戊戌之春憲宗皇帝臨軒策試進士三百五十八
其第一人賜進士及第則泰和曾先生士美也先生早
游庠序屢弗偶於有司膺貢以起卒業南雍遂掇巍科
魁天下士而先生年已五十有四矣首拜翰林修撰滿
九載擢南京侍讀召修憲廟實錄成進春坊諭德未幾
遷今官秩滿三載奏績之京而先生自謂年已七十又
三日迫衰暮雖精力未憊而禮制不可違也乃具疏乞
休卽陛見之明日納之銀臺以聞許之且予告得推恩

考妣具如制先生拜恩而還道經南都告別於嘗所往來於是曹院諸公卿咸出祖龍江之許盛供張以餞頃之有執爵而言者曰南都諸司職務甚簡而翰林居清高之地無所事事視諸司爲尤簡先生以老成之學居之優游文字之樂何所不宜而求去之果耶或者又曰七十致仕固有國之常制而朝廷優重老臣往往年雖逾七奏劄屢騰而諭留之旨亦且惓惓未遽聽也矧先生高年碩學以大魁名天下四方學者爭效尺寸之進不敢以遲暮自餒者未必不以先生爲歸至於交游之閒觴酌之會談議橫發神采矍鑠以是而居優閒之秩以爲斯文表率又何所不宜而求去之果耶有解之者

青谿漫稿卷十九

三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雖老氏之言明哲之士恆有取焉故夫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大易之明戒也先生博學洽聞高科晚達敷歷宦途既久諳練世故益熟則所以自處者固已審矣其於職任之重輕功名之去就又何校焉蓋深達夫止足之機克慎乎滿盈之戒故當引年之期卽有乞骸之請其視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者顧可同日語哉昔宋龐莊敏公藉請老或謂公精力克壯何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精力不支明主厭棄而後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先生其有見於此乎此先生求去之果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然則先生其賢矣哉冥鴻矯矯酒盡欲別眾謂予其致

言以爲先生贈予不能言聊述所聞以告先生以爲何如

送吳次翁還朝序

江夏有侗儻不羈之士曰吳君次翁者少有奇志侍乃祖大名太守及乃尊上舍君得於家庭之訓讀書績文期以儒奮蚤失怙恃不果進取乃放浪江湖遨遊兩京樂與賢士大夫游平居喜吟咏嗜筆札每酒酣興發肆意揮洒頃刻而成運筆如飛左右睥睨旁若無人雖王公貴人之前藐如也嘗用馬夏法作山水匠意豪邁如龍騰鳳翥開闔揮霍不可拘束人爭寶之然非其志也恆曰此翰墨游戲耳何足尙哉遇名山勝水飄然而往

青谿漫稿卷十九

三

遊覽登眺盡日忘歸人望之若神仙中人乃號之曰仙因亦以自號云頃以知者薦召入直便殿時有所作往往稱旨錫賚有加嘗抗疏辭歸不願祿仕有詔不允尋以葬親故鄉爲請許之既襄事已復來南都尋訪舊遊留將一載部符絡繹促迫還朝將以春和景明拏舟而北交游者相率攜酒載餞送之龍江之滸酒盡將發乃扣舷而歌曰春風暢和兮芳草芊綿柳條可折兮裊裊晴煙江流浩渺兮魚龍在淵扁舟欲渡兮波浪恬然嗟吾安往兮蓬萊巔瀛洲弱水兮相後先可望而不可卽兮吾其仙懷故人兮離情牽曠良晤兮知何年歌罷欲別客有追而和之者曰送客送客兮江之湄東風鼓柁

兮畫鶴馳青尊未罄兮倒一卮柳條在手兮牽柔繚子
之去兮繫我思望登仙兮此其時渺蓬瀛兮隨所之際
風雲兮光陸離嗟故人兮不可遺遲君早辦兮歸來期
時予亦在坐閒聞是歌而歎焉蓋以其有得於古人贈
與處之道者矣有感於離合去住之情者矣有合於朋
友之誼者矣遂命筆次第之以爲送次翁還朝序

贈南京禮科給事中彭君考最序

南京禮科給事中番陽彭君君實秩滿三載將奏績上
京師寮友戶科給事中張君尙寶卿韓君合諸交游者
相與設祖餞之龍江之上先期請予一言以爲行李贈
予承命來典南銓每咨詢一時才賢因知彭君之在諫

青谿漫稿卷十九

十四

垣蓋表表者恆喜談而樂道之則於茲請也夫何辭予
惟古人之論世家而必擬之以喬木者蓋以培植之久
條達之盛以致成材之多故前後之相繼小大之相續
而遠近之相符者殆非止於一時一世而已以今彭君
觀之不信然哉始君以穎敏之資日務於學博通經史
旁及刑名地理之書爲詩文典雅清麗有聞於時遂領
成化丙午鄉薦登庚戌進士高第擢授今官履任之初
即毅然以言責自任持已方潔抗論鯁直不以禍福利
害少爲屈撓且臨事有經濟才一時政務弛廢輒振起
之嘗給賞京衛推剔奸弊人沾實惠時以內帑歲久弊
滋朝廷命官覈實踰數年人率畏憚不以時聞事竟不

決君至首具疏劾之事干典藏內臣及官吏輩幾九百人請悉置於理報可雖以人眾夤緣祈恩宥免然自是夙蠹少戢人知嚴憚矣君在官遇事敢言嘗疏論端大本以修時政者六救弊安民以回災異者五急先務以禦邊患者十皆關軍國之重其他禁僧道之濫度劾中官之怙勢論京尹之逞忿率切中時弊有補於世於乎若君者列職既遠歷官未久而封事屢騰劄切直亮如此良無忝於諫諍之職也哉雖然子聞之君之宦學相承其所由來遠矣蓋彭氏之先系出安定王珩之後世居吉州廬陵山口五世孫堯任御史中丞堯之孫應求登宋端拱二年進士第仕至太子中允銀青光祿大夫

青谿漫稿卷十九

五

嘗題崇聖院濂溪先生謂其能颯天巧號南國詩人子思永登天聖丁卯進士終戶部侍郎明道先生婦翁也思永子仲遠神宗時總管饒州路因籍於番芝山之陽家焉仲遠四子長忠敏哲宗時守長沙次忠泰判安福州忠敏五世孫大雅嘉熙閒任四川制置使披荆棘冒矢石城重慶以禦利浪蔽夔峽爲蜀之根柢朝廷璽書褒之及賜告歸番營菟裘於邑東百里許曰利陽鎮始爲利陽鎮彭氏是時番之大姓惟彭黎周張四族而他不人不與焉大雅四世孫紹仕元元貞閒守福州旣休政復去利陽鎮半舍曰隴口治別墅以居紹孫裕判常德自是兵燹散而復聚裕孫濟川入國朝以書經領洪武

四年鄉薦掌湖陽學事濟川孫元達隱居不仕工詩有
畊閒雜稿藏於家元達孫坤景泰閒舉人材授山東鹽
運司經歷上章詰僚屬贓罪其黨陰中之謫場官未幾
奔厥考喪終制弗起今待封南京禮科給事中卽君實
父也其家乘之淵永蓋培植而條達之者非一世成材
而繼續之者非一人傳緒至君而益大以顯有如此謂
非喬木世家其能然哉今君秩方小滿而厥有成績炳
炳煜煜振耀於時尚益拓大先業若戶部之議論清贍
抗言立朝若制置之捍禦疆圉建功全蜀所謂公侯之
世必復其始則君他日之所造詣其可涯涘窺也耶君
其勉哉子日望之

青谿漫稿卷十九

六

新刊地理四書序

新安謝昌子期素明地理之書頃來南都謁子世翰堂
首出篋墩程學士所著先塋碑陰記以示其術之精繼
出其所自註雪心賦發微囊經三書以示其術之有所
本也時子將營樂邱方欲求其人而訪之而雅聞子期
名竊以一見爲慰因留館穀於家朝夕與論率正而不
謬不爲僻陋之說視世之假是術以聾瞽愚俗者誠不
可同日語也未幾別子南歸乃需言以序於其所哀輯
地理四書之首且告子曰世傳葬書出晉郭景純者其
凡二十篇中多後人附會之言偏駁不倫惑世滋甚傳
用旣久人亦莫之覺也至宋西山蔡季通氏始爲刪定

去其謬妄者爲內外八篇元臨川吳草廬氏猶以其擇焉未精復別其不倫者析爲雜篇二以附於後由是郭氏舊書始爲精善而世俗所傳星卦諸說依倣蕪穢之術一掃無餘金華鄭謚爲之註釋反覆辨論尤爲明白將使天下後世用是術者無所惑而行是術者不敢欺其有益於仁人孝子者非淺淺也況宋牧堂蔡神與氏實始著爲地理發微十六篇其論一本景純而推衍其所未補者尤切遂爲傳家之學而唐卜則魏之著雪心賦宋上牢劉謙之著地理囊經亦皆宗主郭氏後之學者遂合四書於一號曰地理集要顧璞書仍二十篇之舊旣無所定正而二書皆未訓釋微詞奧義亦無所發明蓋兩病焉昌學疎才淺而竊聞於父師之訓敢以一得之愚取三書者字爲之釋而句爲之解其間考據之必精引用之必切而一毫附會之私穿鑿之弊不敢有存焉由是三書之言推之郭氏靡不合者遂以附於西山草廬二大儒考定葬書之後更名之曰地理四書將圖鈔梓以與四方學者共之此昌之志也再拜以請予受而讀之爲之歎曰自有此天地卽有此山川人物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在上古已然蓋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欲以求其親體魄之安而已非如後世所謂禍福吉凶率繫於此遂有暴露其親久而不葬者不仁亦甚矣此皆野師俗巫剽竊璞言以欺世罔利之罪而非

其書之過也然自晉迄宋而元而後得二先生者爲之
芟訛正謬以祛千數百年之大惑可謂難矣子期復能
奮乎百世之下訓釋三書以與璞書並傳其用心亦勤
矣哉惟是四書前後所得諸大家序說甚富茲將并附
於梓子獨嘉子期今日之所從事者遂撮其概以著於
篇端云

贈總兵官東甯伯焦公鎮貴州詩序

東甯伯焦公世英頃自京營推掌南京前軍都督府事
提督操江訓練有方什伍無擾上下安之越三載朝廷
下詢訪大將之命諸司難其人久未有應詔者於時南
京守備魏國徐公謂公宜膺是選首疏公名以聞適貴

青谿漫稿卷十九

六

州總兵官都督王通以疾去鎮大司馬合廷臣推薦其
人代之復謂公宜膺是任遂疏公名以聞詔可卽降制
諭給旗牌符驗俾馳驛以往南都諸公卿素重公敦詩
說禮愛好斯文今茲荐承僉舉榮荷簡命遠茲中土式
是南邦宜圖所以爲贈於是大理卿楊公嘗與公同事
江上鴻臚卿陳公又與公同學遼左尤相厚善者乃請
各賦一詩以繼古詩人美宣王所以命召穆公之意復
俾子執筆卜商之後爲之序嘗卽江漢之詩考之宣王
以淮南弗靖故命召虎往平之而詩人之意第述其于
疆于理來旬來宣式辟四方匪疚匪棘而已卒之以明
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蓋勸之以文德

而不欲極意於武功視世之徼幸邊功窮兵黷武者不可同日而語此龜山先生以爲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之人皆然此宣王中興而有得於召虎諸臣之力如此方今聖明臨御海宇甯謐正所謂四方旣平時靡有爭之時貴州雖曰越在荒服之外蠻民雜處然自永樂甲午肇建藩臬以來服習聲教比於中州往者清勻之地苗人弗靖六師所指不日削平厥旣震懾以武功所宜綏柔以文德惟此時爲然然則公之往鎮其地又豈在於他求哉雖然予嘗聞之矣公之祖襄毅公自正統初握兵鎮遼東累經戰陣多所擒獲勳績茂著邊圉輯甯英廟復辟之初驛召至京親垂獎諭疏封伯爵錫以

青谿漫稿卷十九

九

誥券仍俾還鎮以遐壽終公幼侍庭訓從事儒業親師取友養成德器故嗣爵之後日承簡任統率禁旅嘗掛印往鎮甘肅有仁祖山山丹之捷賜勅嘉獎未幾移鎮甯夏所至克修武備尤重文事有古儒將風固知貴陽之行殆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耳詩尙有之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此國家所望於世臣者固如此惟公其念之哉請遂書此於羣言之右以俟

送洗馬梁先生南畿校文還朝序

聖天子紀元弘治之十有一年歲在戊午適鄉舉取士

之期惟時司經局洗馬梁先生叔厚翰林院侍讀劉先生世衡適奉土命來司南畿考校之事既至卽如故事入院荐棘封簾晝夜繙閱殆忘其勞比揭曉遠邇翕然稱曰得人於是南都諸公卿相與醪會盛供張於神樂道觀咸以丕顯斯文爲二先生賀應天府尹韓公滄夫府丞呂公丕文則以先生事竣還朝宜有言以爲之贈猥以見屬予惟朝廷設科以言取士蓋昉諸虞周敷納以言之遺意其所由來久矣而知言之道從古爲難然言者心之所發故求之言語文字之間而可以得其精神心術之妙於是因言以求其人將失之者亦鮮矣姑卽予所知者論之日者試事將撤棘太常呂卿秉之袖

青谿漫稿卷十九

三

一卷過子曰此吳中唐生寅所業以赴京闈試持以爲贊先生試一鑒定以爲何如予受而讀之爲古賦二篇爲古選爲演連珠各若干首辯博之學充贍之氣詞鋒差差殆不可嬰也予大驚喜以爲後來之英乃有斯人耶主司得人如此固當以魁解處之下此非予所知已不數日京兆以賢書至亟展閱之其第一名果唐生也乃躍然自慶鄙見之非左而三先生藻鑑之明南畿得人之盛亦於此見之因憶曩者癸丑之歲予承乏禮部忝知貢舉因得遍閱天下之士之言於三千七百人中得二人焉皆能言之士也時監試二豸史諭子曰二人者孰爲優予曰此殆難爲伯仲無已則某其一某其次

乎請相與試之行且驗焉揭曉之夕視主司所取果與予合乃相視一笑二人者誠天下知名士也夫以言取士乃朝廷求賢圖治之典而人臣以人事君之忠亦惟此乎盡焉誠不可苟也於羣言之淆而思精以擇之得一士焉亦足以自慰矧數千里將命而來而又得夫瓌特非常之才文名之夙著輿論之同歸如此則斯行爲不虛矣方叔厚以明經起海南入魁天下士當時主司固以得人爲斯文賀也則今日得士而歸其所爲忻慰者宜何如耶見諸舊寅姑以予言諭之將見知言之果非難而求言固足以得士也

揚州巖司瑞鳥詩序

青谿漫稿卷十九

三

烏以瑞名志非常也莫黑匪烏而有白其雛非常烏也斯謂之瑞歟粵稽古昔乃若國君以之紀元孝子以之名邑詩有爰止之瞻傳有人屋之愛而或者遂爲鳥之靈大者鳳小者烏則烏之重於他鳥亦久矣兩淮都轉運使濟南畢君嘉會嘗植槐於廳事之前有烏來巢其顛今年忽產二雛一白一黑取而蓄之馴擾不驚維揚之人咸以爲瑞或曰君廉於守己清白弗易其操其徵則然歟或曰君明以燭理黑白弗混其施其徵則然歟於是相率頌歌之哀輶成卷鄉友貝君琪持以昇予且道之故遂需一言弁其端夫凡物世以爲瑞者必有其時得其人而出而後足以爲瑞故麟之出於春秋厄於

鉅商雖曰非瑞亦可也方今聖明在御德被萬物生生
育育各遂其性烏之爲瑞於斯時也固宜畢君起家高
科敷歷顯宦考功著綜覈之明京兆敷豈弟之化迨司
國蹇清慎明決富國裕民精強有爲則烏之見瑞於斯
人也亦宜況夫古之善政固有以孚草木格鳥獸者史
冊炳然具可稱述然則茲烏之爲瑞將大著畢君之政
績以與古人媲美於無窮者豈偶然哉抑昔嘗有賦靈
烏以喻賢執政者蓋假物託辭以致意焉孰若茲烏駭
異乎見聞超軼乎往牒遂爲希世之瑞若此豈無能言
之士執筆爲賦以揄揚畢君之賢者乎豈但頌歌之而
已予雖窘拙尙能拭目以俟

青谿漫稿卷十九

三

送嚴大純秀才菊花詩卷引香平豈與醉想之而
金陵嚴大純少尹南齋先生之子翰林侍書大用之弟
也青年志學雅重縉紳閒今年春以先生命視兄京師
交游者寫菊花爲圖且歌詠之以贈其別旣成卷屬弁
一言昔人之於行者或爲圖或爲詩以贈皆所以狀一
時之景物以識不能忘情於離合之會之意也今茲大
純之行柳色初黃江波始綠正春韶明媚之時而遽有
黃華之贈顧安所取也豈將期其晚節之同堅而要歲
寒之弗爽邪亦將望其遠紛葩之浮豔而安澹泊之素
守耶抑亦春而往秋而返固因其行邁而遽擬其遄歸

以無曠定省之禮或致違遠之思耶諸君之意則厚矣
然大純兄弟素相友愛且具有能詩聲茲以友別之餘
一旦獲聚處之樂填倡篋和篇聯卷續流光易邁離懷
難判大純於此固何以爲情也哉昔王維以兄弟在客
因時懷親形之於詩至今讀之猶有感焉則夫秋風旣
高黃菊且華景物觸目節序驚心懷遠遊之微言起高
堂之深念翩然南轅以慰諸君子今日贈言之意則孝
友之誼斯兩盡而無媿矣不亦韙乎予將有冶亭登高
之作遲子歸而和焉尙於立龍江之濱望子矣

田以秋田姚君廷器小像引

吾邑姚君廷器其先自杭徙上元數世矣至君而拓產

青谿漫稿卷十九

三

日裕商於江湖樂友天下之士晚而佚老林泉別號秋
田以示樂成之意遂閉門卻掃寡與物接勝日則拉一
二知己攜壺挈榼或山巔水涯或琳宮梵宇尋幽弔古
以自適意泊如也君年四十當倦遊之初嘗命工寫小
像以紀歲月大理夏公季爵方居南臺雅知君名遂爲
之贊及壽躋七十童顏未凋而顛髮種種矣適朝廷有
召民輸粟之命君捐所有輸粟若干石以備賑貸遂膺
章服之榮郡舉鄉飲禮爲上賓乃復命工寫小像曰吾
力田有年茲殆及秋而有成也已噫孰意老之將至耶
時人聞而賢之因謁大司寇張公廷璽爲贊於其後裝
褫成卷屬予表兄姚君仲武攜之至京間以示予一展

玩閒喜其逼真既爲數語以識復要諸縉紳之言以詠
歌之未幾君抵書於予曰秋田之像贊詠富矣幸表著
之以引其端予惟古之人因年齒之既增則容貌因之
而變故爲紀年之像俾後有考焉然像以求諸外詎能
究其中故胡邦衡云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爲難
也今觀君之像壯而江湖之遠遊殆天馬之不羈老而
邱壑之嘉遯若冥鴻之矯矯不但模寫其形似而已并
其精神而盡得之誠可謂良工矣然君之貌雖因壯與
老而或變而君之心則不以壯與老而或渝此則人能
知之而良工之筆固不能窮也予聞君忠厚惻怛制行
端謹孝於親友於弟讀書好禮輕財重義和於鄉黨惠

青谿漫稿卷十九

五

於宗族周貧濟急如饑渴之於飲食年彌高德彌劭少
壯如一始終不二此其心術之微豈研硃吮粉之迹所
可盡耶裴晉公云一片靈臺丹青莫狀斯信然矣予故
揭此於卷之首使後之人欲識君之貌者求諸像欲知
君之心者其考諸余言哉是爲引

青谿漫稿卷十九終

青谿漫稿卷二十

倪岳撰

書

答友人下第北歸

九月望前一日聞故友某將北歸乃緘書而走告之曰以予觀所嘗試於有司而爲文者其所以黜者有三而命不與焉理或之舛一也詞弗之達二也紛綸湮鬱美惡並陳如山人食客園蔬野藪亂列無序而適口者絕少三也若是者豈真命之過哉夫擿之無瑕也舉之無疵也可以上而不可以下可以前而不可以後確乎其弗可移也者蓋望而知其爲善聞而知其爲美夫孰能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一

下上其手哉於是而猶有利不利焉舉而歸之命也斯信然矣今子之於文其已試者如彼而未試者如此而曰命也命也其可哉子因子欲進之心而告以勉進之意則所以抑之者固以有申之也夫登於山者中道而或倦焉趨於下而已非一奮屐而往不能極其巔也遊於水者中流而或息焉止於近而已非一鼓棹而前不能窮其涯也則今日之所以策厲猛省豈容或後也哉故必戒遐逸之私而攻勤苦之役去昏惰之氣而作明敏之功革因循之謬而益奮激之力絕自滿之失而廣容善之量舍自是之非而効從人之美祛自欺之弊而切責己之誠涵泳聖賢之遺言切磋師友之忠告而熟

復父兄之善教朝焉於斯暮焉於斯蚤作而晚輟夙興而夜寐責之勉強之餘積之歲月之久由是德崇而業廣知類而通達不至於大成矣乎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則子之志不可以不立也又曰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則子之時不可以或失也及可爲之時立有爲之志及其成也將無施而不利無行而不達者矣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夫孰能齟齬於其間者至是則君子有性焉不謂命矣烏可以小試不獲者芥蒂於中而遽摧其英銳之鋒也哉子其勉之幸毋以子言爲瀆也抑余又有告焉余言誠瀆矣然子之藥石也能已疾者也彼有以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二

膏梁之言進而欲已子之疾子恐弗之能瘳也而適以甚之子其慎擇之哉

不歸寄慰李士常

久未面晤懷想拳切諒惟士君子讀書見理明白應不以一時之故少累其中抑不知吾兄於此亦一刊落否向者賓之方有鼓盆之戚計吾兄必爲之惻然不日聞賓之言竟亦坐此善人寡祐理不可詰而何天之困絕蒙泉者至此極也每與賓之言及未嘗不累歎終日也嘗欲作一書奉慰懷事總總詞不足以盡一二輒復中止何則譬之喬木其植根既久且固則其枝蔓暢達日不可禦已若李氏之宗何以異此夫以累世功德之懿

不可謂非久且固者在今日正暢達而不可禦之日奈何數年以來其摧折至於如此其亦謂之何哉雖然木之底於成材者雨露之潤澤者無幾而冰霜風雪之所摧折者已非一日於是其材大成而置之太用不爽也然則天之於李氏豈非冰霜風雪交至疊加蘊蓄以玉成其後日之材者乎在吾兄勉之而已秋雨新霽遠思飄飄聊此草草以謝疏闊近得伊洛淵源一書奉爲閒中檢閱肅然與諸君子相對庶幾憂患之心亦可以灑然忘矣如何如何

字說

天順王敏字遜之說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三

天順庚辰冬予侍親寓宣城時則有若王君者枉顧予於館舍肅然其恭薰然其和予睹其儀度聆其言議知其爲誠篤君子而富於文學者也遂與之爲莫逆交又明年壬午予領薦入官爲別幾二載矣今年秋君以事至京師胥晤客邸敘好甚驩頃之過予言曰予素欲有請於足下第時有科舉累未敢言也茲旣暇矣敢固以請因而詰之乃曰予始長父名之以敏旣冠賓字之以遜之然少寄跡於戎伍長從事於章句因循歲月未有爲予發其名字之義者丐一言釋之可乎予不敢以不文辭爲攷商書說命篇有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則敏而字之以遜之也義本諸此夫驕與怠最害於

學者也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故爲學而不謙卑退遜則無以爲入門一於謙遜而不務時敏則又不能進步遜則不驕敏則不怠遜而濟以敏厥修所以來也實父名字之義而有取於此非欲君佩服而力行之乎今君雖隸戎伍而事詩書且又虛以受人不驕不盈若深藏之良賈然君之志可謂遜矣自食其力研窮道奧蓋惟日不足焉君之學可謂敏矣然則君之所修蓋如泉之始達源源乎其來者德之積也得不至於厥躬而道之充也得不得造於罔覺耶優游自娛俯仰無忤則其所造又豈可覲量之耶若夫他日掇科躋仕以堯舜君民使道濟當時澤被後世者不過舉此而措之耳則於實父名字之命抑亦何負之有予非能言者重君之請庸書此以復且以致望云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四

說字贈張德虛南歸

京口有以醫世其家者曰錢宗嗣氏頃被召職醫士方將奉檄北上念母氏垂白在堂義不可挈妻子以行則留以奉其姑既逾年宗嗣日見任用求歸省不可得始以其母之命託諸其內子之兄張咸吉者送之京師宗嗣德咸吉之篤於友愛而不計其勞如此來謂予曰咸吉吾邑名家子讀書尚義循循然惟幹蠱以養茲乃跋涉數千里之遠遂致吾家固其敦於兄弟之義而於吾心將何以報乎然嘗聞之咸吉以爲未之請字將無以

尊其名而飭其行也思得大人君子一言以爲終身誦
倘有以命之則咸吉知所以教而吾之報亦庶乎其塞
乎予曰易有之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夫咸者感
也物皆有相感之道故自君臣上下以至父子夫婦親
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然而相感之道利
在於正不以正則入于惡矣故咸得其正則吉此其名
之有取於易者如此予請因傳易聖人之意而字之以
德虛可乎蓋山以虛故能受澤心以虛故能受人此山
澤之氣可以相通而人物之情可以相感也故人之於
心必當充其本虛之體而擴其有容之量不使一私之
或存以至眾理之能受然後有感必通無不出於正而
底於吉矣苟以私意實之則必不能以正相感夫何有
於吉乎今咸吉之於錢氏之弟所謂情意相感而能得
其正者矣尙益虛己以爲受善之地則其德之所成詎
可量耶咸吉其勉之遂書以爲南歸贈

錢氏三子字說

成化己丑予展墓於杭道過錫山邑著姓錢君孟津甫
訪予舟中時雪始霽邀予遊其鄉之小嵩山頭陀寺君
諸子皆侍行其幼者特俊爽可愛乃憑肩輿以從執別
之際出諸子名若字請予爲之說久未有以復也茲予
復奉命歸省回首舊遊蓋十稔矣况辱君書問勤渠可
無一言以謝臯綏之過乎君世家臨安爲吳越武肅王

之裔讀書好義克承其先其子長曰本字以世立則取
有子所謂君子務本而立而道生之意凡事莫不有本
而特舉孝弟爲言者誠以父母兄弟人之大倫也能於
此而盡之其大本立矣故仁道至大而亦以此爲行之
之始意可知矣然則本之所以處乎家者可不盡夫孝
親弟長之道乎況夫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由
是出而爲用于時則其所以事君事長之道豈不亦自
此而立乎其次曰相字以世瞻則取詩所謂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之意蓋周太師三公之官相之職也相居尊
位爲民之所瞻仰則其審於接物平其好惡以盡夫修
身刑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可不謹乎夫處廟堂之上

則凡卑於我者亦於此乎瞻處於家庭之間則凡幼於
我者亦於此乎瞻蓋必竦然其不可以苟肆也明矣相
之所以勉諸己以居乎人所瞻仰之地者其可忽乎又
其次曰幹字以世臣詩有之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
克生維周之楨解者曰楨幹也皆以爲築牆之木橫曰
楨直曰幹頌賢才而謂之楨幹者蓋國恃賢才而立猶
牆恃楨幹而立也由是觀之非楨幹而用之則牆必傾
非賢才而用之則國不治然則爲臣以事君者可不勉
之勉之而自置身於賢才之列後日人稱頌之亦猶周
公之所以頌文王者以爲時多賢才以爲之臣挺然國
之楨幹也不亦臆乎是則幹之所宜從事者宜何如哉

亦惟取法有周之多士苟出而効用俾朝廷獲濟濟之效可也嗚呼孟津之所以名其子與其鄉先生之所以字之者意亦深矣二三子所當交修而不怠者尚因子言而益勉焉他日錫山之間有以孝弟稱有以賢才舉巍然而爲人之所仰傑然而有譽於時其必錢氏之子矣夫三子勉之子日望焉

崔恩字承之說

淮之大河衛指揮僉事崔君克遜讀書好文樂與儒士大夫遊有子曰恩年甫弱冠日教之飭學厲行以承先澤其鄉友銀臺右通政仲君惟馨見而悅之許妻以女克遜以惟馨故識余嘗謁余官舍求以字恩而誨厲之

青谿漫稿卷二十

七

者久未有以復也今年復以漕事來京請之益勤偶讀旱麓之詩而有感焉乃字之曰承之而著其意以告之曰恩爲惠爲澤而承則受也繼也夫上天之雨露其所以施於物者本以無心而物之所以承乎雨露之澤者亦本於無心然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夫松柏之堅勁蒲柳之脆弱均一發生于雨露之下而窳乎不同如此蓋卽物之所受而驗之天之所施雖出於無心之相感然其舒慘予奪厚薄小大之間固有不可強而致者故曰黃流不注于瓦缶而福澤不降于淫人施之於彼承之於此夫豈偶然也哉崔氏之先以武功起家列職戎衛荐沐寵恩世有爵祿傳緒至恩可謂遠且大矣夫朝

廷之恩猶上天雨露之澤也沛乎九重之上而洽乎四海之廣蓋無不被而及之者然其厚薄大小慘舒予奪之間則必因人以施未嘗苟然同也是則承而受之固在此而不在彼與譬之松柏之後凋而蒲柳之先零蓋脆弱之質自不足與堅勁之材伍耳豈非並承雨露之澤而所得固自有淺深厚薄於其間哉是則物之所以承之者固必有由然矣不可忽也承之何如德以植其根學以達其材博聞以暢其識深養以壯其氣磊磊落落以底碩大之用夫然後雨露之澤施之日深培之日厚所以紹續世澤於遠且大者在是矣朝廷之恩抑安能舍是而他適也哉所以望於承之者如此尙其勉焉

青谿漫稿卷二十

八

予日望之

題跋

題孝友卷後

天順壬午余嘗客宣城有朱氏者宣之望族也富而好禮樂接賢士大夫朱氏有四丈夫子其仕爲撫軍者曰用忠爲博士弟子者曰用輔曰用孚居賈於家而其長則客死淮南者曰用章也用孚嘗過予請曰兄佐字用輔佑字用孚輔孚之音嫌其近也幸爲我更之子辭曰禮不諱嫌名知音之近者乎用孚請益篤予乃舉易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之義告之而字之曰用吉因而遂與之定交焉用吉工筆札善吟詠是歲冬與之賡酬凡

數十百首長篇短章皆足觀者間出所藏孝友詩卷示予要題其後予展而誦之知用章臥病姑蘇時用吉方自北上維揚相距數百里用章知病且殆思見其弟而不可得而用吉亦思其兄兩情懸懸孰能與之會哉用吉偶覺心動疑有異卽舍所事走姑蘇抵用章客所至之日用章方發書召用吉而初不意其遽至相對若夢寐間不覺其疾之頓愈也及回抵維揚疾復作更數醫皆以爲不可療用吉遂懇天求以身代卒不獲命以沒臨終猶拳拳於父母兄弟之言略不及私用吉爲具衣衾棺槨以殯哀毀甚至人之憫用章之死而嘉用吉之敦睦者咸爲詩以慰之而李教授亨遂名之爲孝友卷

青谿漫稿卷二十

九

宜也用吉扶柩還宣耐于祖塋之次而父母皆垂白在堂傷其子之遠死嗣續中絕憂色形焉用吉乃日與其兄用輔稱觴上壽承順顏色期樂其志而和其心人皆以爲賢用吉之行可爲不負李君之所稱矣雖然孝友士君子之常行也近之於日用之所行遠之於堯舜之所以爲聖皆此道也世之去仁滅義者方汨於物欲之私其弗孝弗友者亦眾矣用吉於此乃能行眾所不能行者要不可以爲難哉用吉尙益勉焉力行而不怠使塞垣朔漠之地以至窮荒遐狄之人莫不相視而歸厚甯不益見其賢歟予與用吉南北之人也交甫旬月而一別已數載今始獲求桃溪謝翰林以下諸公詩以張

大其事而贅以是言

題印局陸嵩所藏徐武功詩後

鄉友陸先生元泰詞翰妙一時以布衣遊諸公卿間有
重名而仕卒不顯是亦命矣此藁乃先生太學南歸時
武功先生方在翰林爲侍講因贈此詩緬懷疇昔岳以
童子侍二先生側獲聞言議而古人不可作矣且詩語
有懷家君尙書大人藹然交分之誼前輩風流蓋如此
可重矣藁故藏趙戶部孟麟所先生之子嵩求得之持
以示岳莊誦之餘有感於中者多矣嵩方仕有祿位能
世其業觀此亦能知所重者先生其有子矣故書以畀
之

青谿漫稿卷二十

十

武功詩云年來離思正紛紛可忍重爲送別文張
翰風流今復見何蕃行義昔曾聞天街十二多春
雪客路三千隔暮雲日下若逢倪侍講煩君爲我
致殷勤

題羅德安集

明仲洗馬之曾大父也

羅德安集者泰和子理先生之遺文也先生在國初居
則負隱君子之操出而成賢貳守之名亦臚矣今讀其
書足以窺其心術之正見其賢子孫足以占世澤之遠
也昔楊文敏公謂先生修諸已施諸人皆當追配古人
而今之人知者寡其所感深矣嗚呼百世下欲知先生
者不重有賴於是編耶

題全未了上人佛印後身卷

有一比丘未了號曰一完住報恩大藍若梅檀林中以自在身修無上法得清淨門絕塵垢想以如是故達官長者見是比丘生歡喜心眾相愛敬以是因緣稱其名字遍滿世間時復有人作是念言昔有比丘名曰了元有大居士號曰東坡稱是比丘爲佛印師有大智慧以一磨衲視無量世界盡入其中此一衲故永劫不壞應是人者不可思議後於金山說法廣惠眾生是居士者亦復隨喜因聞生悟捨所愛寶是二人者假是語言自相顯見若今未了師亦復如是我聞一性圓通周迴生死憶千萬劫變化無窮信如是言了元未了前後出世

青谿漫稿卷二十

十一

惟一了義因稱之曰佛印後身師人皆生敬信心眾口同聲稱如是言於是未了合掌向余問如是因恐墮惡業客塵妄想及事理障一切罪根恐因是故予告未了言我聞如來說第一了義無受想行識無口耳鼻舌身意無聲色香味觸法無色無相不生不滅何有於身身既無有何有前後昔大悲觀世音以無身之身化而爲千萬億身以千萬億身而歸於一以一歸於無無聞無見以示妙法何有此身是名前後身者卽墮妄語我亦復聞觀世音現大神通以一切身得度者卽皆見之而爲說法應是了元爲大比丘以至未了亦爲比丘因所得度而見是身是名無盡義及諸世尊過去未來至於

見在亦以一身周流三世雖一佛不見二身而以一身見大金剛力歷千萬劫不壞如大法輪轉轉莊嚴以一相故變出諸相如大法鐘撞撞鳴吼以一聲故散爲眾聲如是二師能以一身幻出前後身者亦復如是是名真正覺歷劫無窮盡何必前後身止此兩菩提永徧沙河身身身歸佛道師聞是偈已歎未曾有乃再拜作禮而退

右荆公天童山溪絕句一首思致幽曠有唐人風愛者書之縑素筆法清勁可謂二美矣吾鄉陳君明遠寶先世所藏因裝褙成卷屬題其後昔之論者謂公令鄞時行青苗法甚便於民及入相遂欲推之天下竟以爲民害聖賢所行良法美意蓋無施而不可者此說其信然歟明遠與兄堅遠皆爲令佐郡邑間久其於民情亦稔矣政令之行固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歟此詩正公令鄞時所作故因明遠之請聊與論之

青谿漫稿卷二十

十一

恭題宣廟御製後
仰惟宣宗皇帝天縱聖明萬幾之暇留意文藝一時天葩睿藻垂賜臣工者莫不極古今之妙誠有前代帝王之所不能及者猗歟盛哉時則有若錦衣衛指揮臣李效良起家三衢執藝上方忠實純謹深沐寵眷前後所賜宸翰甚多其孫臣景謹錄副爲冊以傳真希世之寶

也伏聞憲宗皇帝亦嘗卽其家取入禁中展閱累日後復昇之命之寶藏則是李氏之荐承恩賚固非一世者矣然則爲之子若孫者於此可不百拜什襲保之於無窮哉其子鄉貢士臣榮示臣岳拜觀之餘謹書此以識

題盛虞鐘視卷

錫山盛虞舜臣得端溪石視斲爲鐘形置諸端友齋四視之首請予一言以識蓋視之用以端石爲貴鐘以象形豈其用之尤貴者乎夫樂以鐘而鳴文以硯而鳴其用正相等耳至其所以鳴則亦惟人之所用之豈必若坡老所記彭蠡之口嚼咄鏗鞳者然後謂之石鐘哉君之歸尙益琢磨他之日大江之南有大叩之而大鳴小

青谿漫稿卷二十

三

叩之而小鳴其必子也夫其必子也夫叩之而大鳴小

策問

鄉闈試策問三首

問堯舜之道載諸方策典謨之書莫加焉皆足以垂萬世之明法者也三代有作胥此焉準其亦有可言者歟然上資乎君道下切於臣職何者爲最詳歟我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首以彰善癉惡之政條成大誥三篇復以經傳之義意深長儒先之註釋不一特爲總其確論以著於篇名之曰資世通訓用詔後人本末不遺鉅細畢舉大聖人之制作固出於尋常萬萬也然意指之所託條目之所著可以仰窺而縷析之歟且曰君道而

君道之所當事者云幾果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其所行者止於此耶粵稽古昔何者爲可見耶抑外此無復可事者邪又曰臣用而臣用之所當戒者云幾果唐虞三代之臣皆必絕乎此邪其所尤切者爲何事邪抑外此無所當戒者邪以至論士而獨舉伊尹而下六臣者爲士之善然六臣之所以爲善者顧何所取後之欲成有用之士者抑何所事諸士子祇服聖訓有年其知所以爲士之道審矣則夫於此六臣者其出處之詳優劣之等與夫歸依嚮往之所在殆必有以處也幸以告我庶他日勉修臣職以輔成君道者亦於是乎稽焉

問刑以輔治崇古尙焉虞典五等之刑周訓三千之屬

青谿漫稿卷二十

十四

不可以有加也然八辟五禁何所施三典三刺何所用邪約法三章與三百五十九章者孰得約法十二條與七千四百八十條者孰失耶我國家有律令有條例付之有司者詳矣然稽之古孰合乎虞周漢唐之制行之今孰得乎輕重煩簡之中邪帝舜欽恤之言穆王哀敬之教不可以不念也然除肉刑定筆令者何所始除斷趾禁鞭背者何所昉耶除誹謗法與除文致之請者孰是下減死詔與立覆奏之制者孰非耶我國家有審錄有湔滌行之朝廷者久矣然麗乎原發者何以追出入之科列於外任者何以覈澡雪之路耶伯夷播刑之功蘇公敬獄之勅不可以不重也然長者正人何以名持

正守法何以別邪天下無冤民與民自不冤孰優平反
遷官與平反辭賞者孰劣耶我國家有刑部都察院有
大理寺按察司責之鞠讞者眾矣然觀望風指何以得
情罪之實牽合律例何以盡評駁之允耶夫長我王國
匪刑曷恃具嚴天威惟刑則然此固不可以不講也願
聞所以得刑獄之道

問識時務者爲俊傑諸士子固其儒也輒舉一二試相
與論焉民習或有未純何以一之吏治或有未修何以
懲之古有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者今可行乎銓
選淹濫何法可以清經費虛竭何道可以阜邪古有以
三科登儒又四賦經財實者今可用乎無告之民其拯
援何先不急之政其次格何切古有以六德保罷察五
政簡官事者今可施乎夫究其理而皆合達諸政而必
通斯善論事者其審量以言亦將以觀用世之學

武學公試策問二首

問周官大司馬凡制軍則軍有將師有帥卒伍有長其
數可稽乎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伍兩師旅以
起軍旅其制可考乎以至馬牛之所出車乘之所供自
畿內以及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其法又可得而聞乎
列國兵爭周制漸變齊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晉襄公
舍二軍以復三軍魯之邱甲楚之六卒其視周之制何
如漢有材官羽林而復有南北之軍唐有驃騎車騎而

復有折衝之府其視周之制何若夫事必師古而後可
久矧兵爲事之大者乎其考古制之詳與今制之善庶
無忝於善言兵者

問兵不貴乎多貴乎精然非訓練有素則亦無由而精
且勇也成周四時有振旅芟舍治兵大閱之法漢承秦
制三時不講其十月之幸五月之饗猶此意也唐則顯
德之習射灌水之講武宋則築講武堂立校試諸軍技
藝格亦猶此意否歟抑行於何時舉於何人歟其詳略
之等精勇之効有可得而聞歟請著其說

與兵部論快船事宜書

竊見南京快船差使第一艱難積年負累甲餘貧乏每

青谿漫稿卷二十

六

僉一人充當展轉哀告不已一至領船中人之產不久
卽破蓋緣每差押運官員需索幫錢數多衛所又無餘
丁撥補必須僱人撐駕雖有附搭人貨所得不償所費
回還之日別無所得能事者得隨有差內臣販賣私鹽
少思陪補及至到此被其算帳扣除依舊一空生親見
一新僉小甲初頗殷實一年兩差房產隨盡遂爲貧戶
似此夙弊無力可除誠可憫念因循歲久將成不可救
藥之病今因徐貢郎中所奏事件竊爲議處條陳上請
萬乞俯察愚悃深軫下情一與復奏准行不勝至幸其
船每隻雖原設小甲餘丁共二十名其實有名無實反
成弊端宜照糧船人數量爲增減若得十五名的實親

丁駕船庶免欺弊但須亦照糧船事例加與月糧一石方可繫留人心所慮戶部以費糧見阻因查江淮濟川三衛馬船夫逃已萬人以上皆係食糧人數以彼擬此不爲別費然此亦須本部併作處分始克有濟若行戶部必無可望倘人力既減糧復不給其爲負累愈甚於前矣至於量支租銀一節猶恐執事遠慮日後買馬支陪或有不足之患以此前次奏內不以爲然生亦於此反覆籌之矣緣累年所積應天府見寄庫租銀二萬一千四百九十三兩三錢七分一釐八毫六絲各府州縣衛所每年大約該納租銀四千九百八十五兩七錢八分九釐三毫今查得弘治十一年分已經支過買馬租銀二千九十六兩弘治十年十一年二年前上廠改造快船共五十四隻惟弘治十二年告上廠快船三十八隻縱以此多者爲率每隻給銀三十兩共不過一千一百四十兩今以十一年買馬已支價銀并十二年前上廠船數計之兩項大約不過共支銀三千二百三十六兩比之每年租銀之數尙餘有一千七百五十餘兩借使以後年分或有災傷免徵只以此有徵之年支用所餘之數接續支用亦無不足之患況累年所積二萬餘兩之數仍舊不動乎此則所謂哀多益寡捐有餘以濟不足船隻易完而差遣之用不乏軍餘稍寬而衛所之困可救在上無纖毫之損在下有永久之益矣伏惟台照不

勝懇切之至

青谿漫稿卷二十

六

青谿漫稿卷二十

碑

重修都城隍廟之碑

都城隍廟者祀都城隍之神者也。廟故在都城之西南隅，設像以祠。國家水旱之禱，百官萬姓疾疢禍福之祈禳，於是乎宗。幾百年於斯，靈響赫然，蓋神之所憑者大，而靈之顯亦遠也。天順間，廟燬於火，既懲守者遂大庀工，以新之。土木瓦石之制，金璧丹堊之飾，視昔有加。今年夏久雨，水溢廟用堙圯，弗安神棲，揭誠妥靈，視以爲歎。我皇上復命冬官加修焉，正敲益庫，徹弊改撓，崇嚴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一

炳煥益侈，舊觀未幾而工以完。告史臣岳奉命爲文於麗牲之碑，以昭示無極。乃拜言曰：古有功於民，則祀之。惟茲都城上焉，朝廟社稷之所屬，下馬百官萬姓之所依外焉，四方萬國之所仰式表，九圍保障庶類根本之地，倚之爲重，惟神相之敷佑。國家雨暘時若，沴祲不興，協祥錫休，上下攸賴，故即其功名之爲神廟而祀之，以答嘉貺，列聖繼作不懈，益虔禮固宜哉。乃作迎享送神詩，系而刻之，以續登歌焉。詞曰：繫重城兮雄八荒，又繚之兮以深隍。亶國家兮保障，仰神氛兮不可忘。結神居兮桂爲堂，白石陛兮綠綺房。神之來兮齊速駕，兩龍兮霞裳敷。瑤席兮玉鎮，紛進奠兮椒漿。愴忘歸兮周章。

神保合兮樂康睠深固兮如金如湯民安阜兮惟神之
光神之去兮洋洋玉鸞鳴兮鏘鏘望神君兮安極杳冥
冥兮雲飛揚期終焉兮嘉惠后皇承兮無疆

書重修卞忠貞公廟碑陰

晉卞忠貞公廟在金陵冶城之趾墓前有祠洪武初移
置鷄鳴山列諸祀典而墓祠如故百餘年來以鄰於道
宮日就侵穢今南京吏部左侍郎九峯錢先生過而憫
之亟命道錄李靖觀者拓其墓新其祠以妥其靈邦人
拜瞻竦然起敬於是紀成有碑告成有文皆出先生之
手金陵善吟之士復有所作以頌公之大節與先生倡
義之盛心立石有期適岳奉命歸省祇謁墓下不勝高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二

山景行之思睹茲盛舉其能無言嗚呼昔公赴敵而死
也其子眈眈相隨以沒時人謂其忠孝之道萃乎一門
不已烈哉雖然兩晉有國之際一時號衣冠貴遊士莫
不輕棄禮法以清談放達爲賢雖王謝輩勳庸之盛亦
不免此獨公正色立朝不肯苟同時好其所論列所施
行一切裁之於正則其所養可知矣所以從容就義視
死如歸高風勁節震耀無極回視王謝輩不啻鷗馳漸
盡然天下後世正議有在其去彼而取此也亦審矣然
則公之體魄所託廟食斯土千餘載間流風遺韻之所
在所以興起斯人儀刑後進者何如哉職斯土者固宜
知所重矣夫往者不可諫也繼自今尙胥珍護以永茲

舉於弗墮庶先生倦倦之用心不徒然也而於世道計亦豈淺哉

神道碑

大明故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于公神道碑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公之子冕歸自謫所卽銜哀列疏以訟父冤上聞而憫之追復故秩遣行人司行人馬瞻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曰此誠天日開明公道暴白之秋也於乎休哉已而杭之父老白於巡撫監察御史請卽公所居建祠祀公榜曰憐忠遵制祠也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宜贈賜諡立廟以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事會給事中孫儒復言古之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天祥今之節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厲後來廷臣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於鄉民所立祠未幾冕以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諡以慰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人臣能爲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之典若前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諡祠祀在宋具已舉行公之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

其子所請制可賜諡曰肅愍建祠於墓表曰旌功命有
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功
世永不忘復賜贈官誥其略曰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
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迴鑾有期論功
應賞不幸爲權姦所構乃損其身輿論咸冤恤恩已錫
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用詔旌崇之典天語
丁寧垂之萬世蓋至是而公之冤以白公之功以著矣
於乎休哉於是冕抵書京師謂岳在里姻之末又適官
禮曹親承德音宜爲具述其事勒之墓碑以昭示無極
岳不敏何足以知之按狀公諱謙字廷益姓于氏號節
菴其先家河南七世祖某仕金爲汾州節度使知開封

府六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某定遠大將
軍沁水令金末兵亂譜牒散佚僅存官秩而忘其諱四
世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
州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尙書
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
諱夔起家中書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諱暉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郡夫
人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廣道宣慰使都元帥延
祐間爲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於杭故今爲錢塘人祖
諱文入國朝仕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諱彥昭隱德不
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尙

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游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紀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日侍奏對上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王府之以和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官校往理官船之貨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肆口而成大稱上指師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於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上親署公名擢

兵部右侍郎賜勅以往年方三十有三朝野榮之公感上知遇夙夜經畫遍歷梁晉間問民之所欲惡而興革之民大感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者尤著若勸民糶粟官爲收糶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庾積久易敗卽減價而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脫有贏餘卽以鈔折納官民交以爲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隄以障植柳以固立鋪設夫役以備修補復植柳於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於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徙其地公爲立里以居給田以

耕不使貽患地方後皆視以爲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
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爲軍屯復以大同遠在
北邊乞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奸弊可革遂爲永
例議處修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
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公設法招徠又恐
復業者憚於徵輸無復固志卽奏免所欠稅糧復請著
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爲殿最使知警焉其地霜早
田薄收當輸邊者多折賈金銀姦民恆竊以逃公奏遣
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爲民利公嘗
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
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爲者邪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

德威所著如此有參議劉孔宗者律已甚嚴頗與流輩
寡合眾搆贓罪污之公知其誣卽奏白其事恆以盈滿
爲懼請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用
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忤之意以爲公遂乘機噉言
者劾公擅舉自代罷爲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
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公爲請乃復命巡撫實
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爲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公考
妣相繼歿皆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琰抵杭賜祭治葬事
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己巳北部額森攻獨石馬營至
秋遂猖獗上下詔親征公與尙書鄺公埜上言邊防將
士皆可託以制敵不必上煩六師且皇上宗廟社稷主

無輕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次土木敵奄至主將
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沿邊城
堡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
破敵將議集兵爲守護京師計會皇太后命邨王監國
以係人心於時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始攝
朝倉卒未定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
眾起捽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諠
雜無復朝儀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斂避公堅立
不動時掖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俟
請命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亟擊二內侍死
眾乃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爲裂吏部尚書王公直

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某百輩何能爲公辭謝不
敢當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公受任多事之際
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顯與祖輩文臣王佐輩皆宜議
罪以聞庶後之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王嗣位尊上太
上皇帝號改明年庚午爲景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敵
爲不道犯我邊疆遮留大駕彼既得志將有長驅深入
之勢不可不豫爲計邇者各營精銳兵械且盡宜亟募
兵易漕卒以備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
門尤爲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張軌張義雷通分兵
以守選給事中御史王竑輩佐之列營於外以振軍威
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無爲敵所掠通州所積

糧數百萬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敵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人以多寡受糧而歸全集京師庶幾兩便大同宣府常經敵剽掠請勅各地守臣協力防鎮訓練修飾務使有備至於選人尤爲至務文臣如軒輓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皆宜爲將帥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公先事豫防達權制變眾視公以爲安危太監喜甯羌種也土木之潰降歸額森因爲之用導之入寇遂奉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瑄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動搖公爲慟哭抗言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

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爲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敵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額森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卻額森次就城下對我壘而陳駕亦在敵營覘我軍嚴肅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向敵輕發一矢喜甯喉額森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起釁耳對壘凡七日是爲十月既望敵移蹕漸遠乃舉炮擊敵營敵死炮下者萬

計額森大沮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屈敵兵實天生公以爲社稷也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日惟有聲罪致討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他復何言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敵兵徐爲討伐計公謂去冬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厚賚金帛以往敵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鑿輿而回敵譎詐叵測和不足恃況與彼不共對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固不可萬一可和彼肆然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違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成蓄銳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公以涿鹿眞保定易州皆京師

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兵巡視猶慮敵方遠遁咸肆剽掠力弗能及卽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虹輩分益以兵往爲之援復請勅右都督楊俊節制之民恃以安又以敵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諸關復奏撥京兵與其原守官軍互爲應援俾無債事牒報敵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甚急遠邇騷動眾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爲動卽奏上方略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尅日大舉者旋報敵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甯不除敵卒不靖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誅之自是敵竟畏憚悔禍不敢復犯矣辛未額森遣

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萬一敵果懷奸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敵所眾遑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甯公益修安內攘外之政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間安置降人甚眾方敵入寇勢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於彼以爲潛消之計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敵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援臨清漕船所經商船輻輳實喉襟之地敵入寇時嘗有往據之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爲重鎮尋牒知爲敵謀者乃我亡命小

田兒也適雜番使中來瞰虛實公奏授計於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爲敵所據公謂此不可棄卽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由是入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摘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爲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守之楊俊

議奏盡出京營兵并調三軍各路軍馬大舉破敵可以
得志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敵或分兵牽
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上從公言俊素跋扈
時謂公此議足以奪其心是時浙江福建則有鄧茂七
葉宗雷廣東則有黃蕭養乘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
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遠處千萬里之外懸制切中不
啻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
乞罷布按司復制宣慰司以土官蒞其地留都司以轄
諸衛遣大將鎮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
因小寇遽墮成功況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
棄事遂寢公念邊寇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
以天變乞罷皆不許初額森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
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功宜官一子朝廷卽授冕府
軍前衛副千戶累疏懇辭且曰縱欲爲子求官亦不當
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當聖主憂勤
之日分以死報顧功微報腆爾宜砥礪名節毋忝恩命
朝廷復於京師西賜公第一區公上疏辭謂國家多事
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文示變正宜貶損豈可厚
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盛甲袍帶之屬
移置第內封識加謹時一往視焉公素苦痰喘恆寓直
房以便朝謁一日疾作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使董宿
來視宿云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爲上言且述公自奉儉

約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尙
方蓋異寵也病少間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勅諭留免
公朝參累遣中使促公出視事其爲上所倚重如此公
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斂伏亨等
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尤爲公所裁積成嫌隙亨姪彪
本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彪充遊擊
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所私益切齒於公思有以
傾之矣丁丑正月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
儲未報英宗皇帝復正宸極此實天與人歸之會亨等
貪天之功掩爲已有卽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爲罪與大
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勅符具存他

無實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瑄者以倡南遷
爲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廷鞫之日
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楚力辯不已公曰亨
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字
附會成獄蓋卽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
狀上上猶豫良久曰某實有功眾未及對有貞直前曰
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乃決時錦衣指
揮劉敬方帶刀在宿衛目睹其事每言及未嘗不以爲
恨公沒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冤之太監吉祥麾下指揮
多爾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壺觴酌公祥聞之切責焉
明日往哭如初此實忠義感激人心雖奄類而天理固

不泯耳先是杭之湖水竭土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以
尙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
哲人其萎乎蓋指公也至是卒驗云公之生爲洪武戊
寅四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而已惜哉所司籍公家自
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蓋公平日自律之嚴也未幾陳
汝言代公爲兵部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於大內廡下
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謙任事久且專沒無餘物汝
言未期何得賄無筭耶上色變久之亨等俛首不敢動
撫甯伯朱永出謂人曰今日觀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
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
患不至此上爲之默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未及知比

聞嗟悼累日上聞之益悟其冤深悔之既而有貞以罪
遠竄亨等以謀逆夷滅此皆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
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賴都督陳遠憫公無辜密賂
守者收瘞踰年冕遣義兄康詣達達乃具棺衾俾康扶
歸杭葬於祖塋卽今建祠地也公天性狷介不立私黨
一以忠誠結主知分謗任怨無所顧忌不貸臧吏而恆
宥小過急於薦賢不遺一善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王
來皆在巡撫時所舉其他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
蓋公知人之明如此所至聲績懋異遺愛不忘故江西
祀公郡學名宦祠河南祀公開封庇民祠二省之民家
有公像飲食必祝皆至於今不廢及己巳之變軍旅方

輿中外論事者紛然議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則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崇智勇卒之肅清大憝迎復乘輿以安社稷以固邊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三朝位極人臣然故廬之在杭者未嘗增飾尺寸丁內外艱歸蕭然不異寒士孤忠峻節夷險弗渝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爲文有奇氣詩詞清麗在江西時和祭酒胡熙菴山居十詠在河南時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頃刻而就膾炙人口尤長於奏疏至今視以爲準當政務旁午章日數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一皆切中事機人服公明決率推爲天下奇才焉平生著述甚多今僅存節庵詩文稿奏議各若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十四

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什一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士永豐知縣某之女柔惠靜專克謹內助先公十一年卒公年未五十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義之生子一卽冕自副千戶改受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文學政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千戶朱驥坐公累戍邊比宥還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孫女六吏科給事中張晟工部員外郎倪阜益都知縣孫武卿德清縣學生徐九萬杭州府學生沈繼榮其婿也嗚呼公之功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傳在國史列聖眷恤恩命屢頒一時之屈萬世之伸一時之冤萬世之雪公於此可以無憾也已岳生也晚雖自

童叟得之見聞之日久然才力綿弱不能掄揚朝廷褒忠錄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為國之大節姑卽晁所述掇拾其概俾立石墓道以示後世以爲他日爲臣者勸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悚然銘曰維天純佑賢俊挺生實商昭周爲國之楨惟公之生允濟斯世雄才卓識孤忠正氣始鎮兩藩迄主五兵民困必甦邊塵肅清時方晏安敵忽竊發皇曰往哉執梃以撻公疏懇留六師已陳越闕而北曾未浹旬乃敢犯順皇輿遠狩公獨治兵痛心疾首浮議譏譏公斥正之人心搖搖公鎮定之內決廷論外當敵衝一時安危萬目視公國步載甯皇輿遂復名高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五

毀來功大弗錄公存以功公忘以冤於惟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失短獲長公亦何責穹祠顯號報祀無窮西湖之瑞岳廟偈同廟貌儼然公其如在嗟嗟後人守視無懈

大明故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費公廷言神道碑
廷言之卒予率諸僚往哭之越八日其子衍衡輩至自其家奉其同年友圭峯董學士所述狀乞銘於西涯李學士以葬復奉狀請予文諸墓道之石因憶成化己丑春予爲翰林編修時與西涯及篁墩程學士同以書經考禮部會試揭曉之前一夕拆所取第一卷則廷言也明日退朝賜宴於禮部大宗伯姚文敏公舉酒屬賀曰

此崔吏部巡撫南畿所得士也可謂得人矣去今二十
五六年忽忽如昨日事豈謂遽爲古人不可作也悲夫
按狀廷言諱閻姓費氏廷言其字別號補庵世居京口
之丹徒譜牒散佚莫究其所自獨傳宋季兵變閉城者
十七日民且餓死費有諱簧者爲粥食之賴以全活民
德其惠名其居里曰簧祐今譌爲黃以時考之或其五
世祖云四世祖天起高祖仁夫曾祖文盛祖仲榮考淑
高妣朱氏廷言生有異質年十一選爲郡庠生治詩經
試不偶乃改治書時崔公方蒞其地及林侍郎一鶚爲
之守皆名知人雅重廷言咸以禮待之領天順壬午鄉
薦登己丑進士簡入翰林爲庶吉士得闕中秘書學有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六

造詣辛卯授編修甲午滿考得賜勅贈考妣如制妻封
孺人乙未二月同考禮部會試丙申選與經筵丁酉擢
國子監司業庚子乞歸省祭賜寶鏹千貫爲道里費丁
未滿九載進左諭德仍理司業事十二月進祭酒明年
戊申改元弘治聖天子肇開經筵爲講官賜白金三十
兩文綺二表裏寶鏹三千貫車駕幸太學進講如儀賜
大紅金織衣二襲降勅獎諭仍宴於禮部己酉命充日
講官改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入史局纂修憲廟實錄辛
亥八月書成進詹事兼侍讀學士賜白金三十兩寶鏹
三千貫文綺四表裏大紅金織羅衣一襲仍賜宴於中
軍都督府十一月進禮部侍郎廷言平日謹畏自持自

爲日講官及爲禮部當奏對恆惴慄若不能出諸口嘗謂予曰某自夙興當造朝卽自心掉足弱不可忍退朝始安早暮憂惕因以疾病在告將三月具疏乞停祿養病以去上不允俾在任調攝給祿如故明日增劇越五日而卒蓋癸丑六月三日也延言儀度魁梧豐頤美髯善談論識事理周旋世務若無不可爲者始官文翰弗克少見於用其在國學教法有度士子悅服及佐典大禮每郊祀爲分獻官廷試爲提調官親王妃子嘉行之禮皆以贊相其間宴賚有加然不七歲而官五轉眾方期其遠到而遽止是也惜哉廷言早失怙事諸兄盡禮與人交克全信義自處儉約平居善檢飾未嘗妄費一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七

錢恆以訓諸子性尤曠達始病卽爲治棺經紀後事甚悉會暑月倉卒含殮靡一弗備識者稱之作文有奇思詩亦飄灑所著有自考集貽笑集瀛洲奇處錄向陽書舍稿補菴稿藏於家作費氏宗譜繼自所知事信而核編聖駕臨雍錄著一代儀文之盛梓行於時其生以正統丙辰三月四日得年五十有八娶張氏有淑行男子五衍衡銜銜張出庶子衍側室徐出衍衡俱郡庠生銜出後伯兄讓子女五吳鑄李旦張準歐陽璉程孝同其璿也孫女五衍等扶柩歸予復遣人護視以行將以甲寅九月日葬於郡之京峴山朝廷命工部爲營塚曠命長貳諭祭於其家哀榮終始廷言於是乎可以無憾矣

銘曰江東有木榎與樟根蟠厚地摩青蒼匠石睥睨喜
欲狂萬牛必致歸明堂輪囷旁礴登巖廊巍然屹立時
之望風雨侵凌蠹且傷用之未久嗟淪亡生承帝眷奠
異常沒錫葬祭恩尤霽前途苦短後則長翩翩五鳳嗟
諸郎爲其繼者孰可量京口之山惟故鄉噫千萬年此
其藏

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愧齋陳先生神道碑

弘治甲寅六月二十有六日南京太常寺卿莆田陳先
生以疾卒於長安西街之第先是南京禮部董亞卿尙
矩以書來報先生疾可憂咸爲駭愕徐而思之先生厚
德君子天將錫以遐福宜無他未幾竟以訃至相與悼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文

慟無已也既而其子舉來請於朝詔工部營墳以葬復
賜祭於其家舉拜恩將歸乃遵先生治命奉南京鄭通
政廷綱所述事狀乞文於碑樹之神道顧予言曷足爲
先生重然誼不可辭乃按狀而爲之序曰先生諱音字
師召性陳氏別號愧齋氏家閩莆之涵江宋明州觀察
使淬與子仲剛俱死靖康之難旌其里居曰忠孝坊則
涵江之祖也曾大父宗義大父光遠父崇澄號耕樂俱
有隱操以先生貴初贈耕樂翰林編修進南京太常少
卿妣黃氏亦自孺人進恭人先生生而敦朴嗜學少長
補郡庠生有文名牟都憲俸時僉閩臬一見奇之遺諸
子從之游舉天順壬午鄉薦登甲申進士第入翰林爲

庶吉士成化乙酉簡授編修丁亥預修英廟實錄成賜
白金文綺進錄一階壬辰乞歸省墓賜寶鏹爲道里費
丙申滿九載陞侍講入侍經筵辛丑同考禮部會試癸
卯推擢南京太常少卿弘治乙酉南京翰林學士員缺
命兼掌院事壬子滿九載始進今官僅越二載遂得疾
以卒先生天性孝友痛二親不逮祿養每忘日悲泣不
自勝仲弟祖理家政爲輸粟給邊授以冠帶季弟員事
舉業親爲指授遂領鄉薦叔母居孀力爲贍給遺孤子
女爲之婚嫁族里之貧者周恤恐後平生和易坦率與
人交誠意懇切或與論事知莫可如何率曰也罷人遂
以此稱之弗校也至其操履則剛介堅定不爲勢利屈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九

在翰林時西廠初建方用事其爪牙韋英者乘之鼓扇
密捕兵部主事楊仕偉於家并箠掠其妻事叵測人皆
閉門避之先生與之鄰卽登墉大呼曰汝何人斯非奉
上命敢擅辱朝臣耶其人詰之曰汝爲誰而言乃若是
復抗聲曰我翰林侍講陳某也懼汝輩壞國法禍福非
所憚其人爲之少戢在太常時守備中貴究理樂器歲
久損失益多欲歸咎先生然實無預也同事者亦密喻
俾少俯就先生與之抗禮益辯論不顧其人怒甚遂併
劾於朝所司覆覈卒無所及蓋仁者之勇其不可奪率
類此居官詳慎於義所當爲不遺餘力爲編修疏上時
政十事皆切治體時論韙之及任卿佐於凡祀享薦獻

必躬爲閱視務竭誠敬舉用僚屬一秉至公人不敢干以私先生素明經學四方之士爭欲出門下京邸至不能容經其指授往往取高第嘗有一登其門兩魁多士者則先生造就人才可知矣今太常齊卿章春坊王諭德整皆顯名也其他布列中外尤多所作詩文肆筆而成略不構思南京士夫公卿之家凡有慶弔之禮必藉一言爲重委幣而請者無虛日焉先生始入官余忝同升得朝夕聚處談經論史未嘗少間至相約遞爲主以會箴規之資切磋之益親芝蘭而醉醕酌者久矣及官於南書問往來不絕嘗遣幼弟從之游教愛深篤蓋先生之處友久而益敬忠信篤厚非他人所能及而今不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三

可見矣每繙閱篋笥見其遺墨爲之愴然嗚呼惜哉先生以正統丙辰三月十有七日生春秋五十有九配黃氏先卒繼配林氏贈封皆恭人子男二長舉黃出娶廖氏次華林出娶鄭氏通政君女也二子同領王子鄉薦時以爲榮女三長適翁司徒之子汝次適卓按察之子文浚孫男五須孝須友須政須教舉子也須禮華子也葬以年月日墓在莆田某鄉之原銘曰陳有仲弓曰漢名士一德不羣二方有子嗟嗟愧齋猗是之似學足成人行不失已外示以樸內灼於理文以華之而不爲靡翰苑容臺永銜並擬官久始遷不爲愠喜恢乎其中莫可涯涘曷錫眉壽曷介繁祉孰謂斯人乃阨於此旣承

恤恩以葬以祀亦有故人以誌以誅穹碑深刻永昭厥美嗚呼先生斯無憾矣

大明故平羌將軍後軍都督府右都督諡武僖周公神道碑

洪惟我國家統御六合鎮撫萬邦奠中國於泰山磐石之安固聖德神功無遠弗被如雨露之潤如風霆之威然亦有宣力禦侮之臣分布藩閩如金湯之壯如熊虎之猛是以天下聞之而畏服邊圉恃之而救甯其所繫豈輕也哉若今平羌將軍甘肅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周公廷璧蓋其一人也而今則已矣惜哉公自鎮以疾請令東歸歸抵宣而卒其中子鐸茹哀具疏以聞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三

詔禮官致祭者五賜衰布以足計齋糧以石計者各五十工部營墳以葬賜之諡曰武僖近代將臣鮮有及者蓋異數也鐸復謂予在天順間侍親於宣嘗及識公且知其爲人乃奉宣人王少卿遜之所述狀來請予文勒石神道以昭示久遠予謝不敏而宣之人士繼爲之請者沓至乃受其狀序而銘之公諱玉字廷璧姓周氏世家滁之南湖高祖庇哥在國朝定天下初起從大將樹戰功遂有戎籍於永平衛曾祖禮始以功再進秩爲宣府前衛正千戶卒祖安嗣尋以疾罷父賢嗣勇略善戰以功七遷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右參將分守獨石等城天順改元之明年戊寅敵寇延綏勢頗猖獗上

驛召至京命提兵往援至則日與接戰多所斬獲已卯
正月朔哨至野馬澗接戰四日敵益擁眾迎戰乃挺身
直前爲流矢所中死之事聞贈都督同知賻賚有加特
命公嗣授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公時甫弱冠痛父歿
於王事感激自奮期以死報居官廉慎自持督理屯田
邊庾充贍甲申少宰文莊葉公巡撫其地首薦公掌都
司事公勤於職業剗繁理劇若老於吏事者政譽藉然
成化改元乙酉前威甯伯王公方以都憲總制諸路兵
馬復薦公志氣英銳號令嚴明廉而不苛謀而有勇宜
任遊擊將軍統領奇兵以靖地方上賜璽書命公具如
所請是歲秋延綏有警公提兵往援斬獲甚眾癸巳正

月敵寇漫天嶺公率所部拒之敵眾大敗斬首七十餘
級奪獲馬疋兵仗以萬計兵部論公功在優等進都指
揮使仍加賜白金綵幣總制諸公遂建議以爲敵雖挫
屹然尙據榆林河套以爲巢穴非潛兵擣之無以使之
畏懼遠遁時各路將領聞議莫有任其事者公乃奮然
與前總兵都督許甯統兵出境直抵紅鹽池敵營殺敗
敵眾擒斬三百五十餘人屠其妻子焚其輜重奪其駝
馬什器三萬有奇餘敵奔竄渡河而北朝廷降詔嘉獎
有運謀奮勇成此克捷之功之褒進後軍都督府署都
督僉事甲午秋宣府西路屢報敵警勅公往援八月戰
敵馬營齊家溝再戰赤城袁家墩斬獲甚眾追敵出境

而還復賜勅嘉獎尋與實授明年乙未奉勅充副總兵官鎮守宣府丁酉遂奉勅佩鎮朔將軍印統總兵官鎮守宣府庚子春埃兵屢報言敵近邊窺伺者公率兵自青邊口出追賊至紅崖兒復至龍門獅子衝累敗敵眾追奔出境至水磨灣等處乃還以功進署都督同知癸卯秋賊自柴溝堡出沒公率兵追奔至白腰山斬獲首級奪其馬疋而還未幾賊自大同天城許家堡出沒勅公率兵往援追奔至定安營等處斬獲首級奪其馬疋而還賜勅嘉獎積二功與實授仍署右都督秋八月奉勅掛征西將軍印移鎮甯夏冬十月殺敵棗兒溝丙午冬復奉勅有曰以爾久任邊陲累著勳績克副委託卽

今甘肅賊寇騷擾特命爾掛平羌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甘肅尤須振作軍威攘除邊患以安境土以寬朕西顧之慮蓋至是而委任亦隆矣明年奉詔實授右都督先是迤西圖魯繙眾嘗於成化初劫哈密王母金印而去至是復殺都督罕慎占據其城朝廷將議討罪之師公請因其使之還者使齎詔往諭庶或有濟已而果遣使入貢并獻金印城池及所掠人口悉如公所籌上大悅賜勅嘉獎有不勞士馬軍餉而坐收成功由爾平日運謀所致之衰公歷鎮三邊勞於計畫雖所至有功兵民賴之然亦坐是嬰疾日思東歸矣前後六七疏乞解兵柄詞意懇切上皆不允甲寅疾增劇其請益堅議者

遂謂公有辭難便安之意賴聖明知公特置羣議詔俾
回京料理秋九月間命卽日就道十二月抵宣疾益委
頓弗克造朝明年正月望前一日竟卒實弘治乙卯也
其生爲正統己未後二月望日得壽五十有七而已公
性孝友事親處族各盡其分讀書不事章句而能了涉
大義以蔭入官遽處尊位卑已下賢爲時所稱器宇凝
峻自偏裨爲大將隱然邊閫之望愛養士卒撫循有恩
訓練有方統馭有制苟不用命必罰不貸每臨陣計定
而後戰往往克敵制勝功績爲多敵人至見其旗幟卽
驚呼遁走公處之裕如未嘗有德色平居蕭然韋布不
異寒士不喜麴蘖不近聲色廉公自守不爲詭隨見理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十四

明察洞燭物情請謁不行亦不容物故人莫不敬而愛
之而亦或以致嫉云嘗謂久荷知遇期以盡瘁報國因
大書不敢負朝廷處六字揭之退食之署朝夕視以自
警士大夫多從而歌詠之其所存可知矣嗚呼若公者
求之一時邊將之賢殆未敢以一二數將微恙旣祛大
任可冀殆必若召虎南仲之於周惇之於唐璋之於宋
以辟四方以肇戎功以無忝世臣之後而遽止此耳不
亦重可惜哉公配夫人唐氏有淑行生子四曰鎮曰鉉
先卒曰鐸曰鉞女四孫男三漳清淇女三葬以卒之年
日月墓在城西沙嶺原祖塋之次銘曰寶劍之精上騰
於天下蟠於淵取而試之光采四出功用萬全此誠國

家之利器而干將莫邪又何尙焉猗歎公兮雅望則然
受命作藩由裨而專三佩虎符四領將權塞塵肅清兵
威聿宣屹如長城噫孰與肩俵以疾歸高閶遽捐豈囿
於理者不可究而阨於數者不能前恤典弘頒足慰九
泉燕然之石其功可鐫永鎮茲邱何千萬年奉命

夫人 大明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南京錦衣衛掌衛事
都指揮僉事丁公神道碑

國朝有世功之臣曰丁公夢吉者以疾卒於金陵官舍
其子福旣卜吉壤於安德鄉石子岡之原以葬復奉工
科毛給事所述事狀泣請予文刻諸墓道之石予嘗知
公父子最久誼不可辭按狀公諱固宗姓丁氏夢吉其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五

字也世爲揚州江都人高祖成國初起從高廟征伐四
方隸韓元帥麾下旣克北平遂有籍於燕山右護衛以
孫信貴贈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妣許贈夫
人曾祖勝累功陞金吾都指揮贈右軍都督僉事妣劉
贈夫人祖信在宣德間累功陞右軍都督僉事妣張封
夫人考瑄嗣職指揮天順初元迎駕有功進都指揮改
錦衣衛憲廟在東宮選官舍千人立隨侍營奉命統之
得賜金牌侍衛後以薦分守甯夏封昭勇將軍妣王封
淑人公始娠昭勇公夢異人授之子曰是將固汝宗也
公生遂以名焉公丰姿娟秀舉止異常兒漸長知讀書
樂從賢士夫遊成化庚寅嗣職指揮蒞政忠義衛以明

察見稱大司馬白公大總戎太傅會昌侯孫公皆愛重之嘗以邊將薦尋選總神機右哨復以薦來南京掌錦衣衛事先是衛多弊政公至多所釐正且更置其人之有不悅者構言以沮公公不爲動久之眾乃懾服今上嗣位之初盜起贛州於是大司馬余公與太師英國張公會廷臣議以爲必遴選其人使爲參將往守其地且謂非公不可遂以名上詔許之進署都指揮僉事賜勅給符驗旗牌以行公受命兼程而往至會昌乃賊往來之衝公卽相地險易駐軍於斯精訓練謹斥堠以備之仍出榜諭以饑寒逼迫之故苟能自新卽爲良民賊聞之陰散其黨三年之間不聞警報公乃累疏乞謝事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三

歸復以當路薦召還仍蒞錦衣復奉恩例與實授僚屬喜公復來公亦以自慰蓋衛屬皆公素所委任至是惟總其成若輕車熟路無復事事矣上下安之未幾得疾以訖治乙卯十二月二十五日卒訃聞上悼惜命禮部致祭於其家距生爲正統壬戌正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三而已公性孝友事二親克盡子職處諸弟怡怡如也平居自處矜飭無所苟與人交躬躬退抑一於禮讓喜親儒素御下有恩故卒之日人多惜之配杜氏中軍都督清之女封淑人先公卒一女適錦衣指揮周鵬側室梁氏生子一卽福嗣爲錦衣指揮使娶黃氏錦衣指揮琳之妹葬以卒之明年月日以先夫人耐惟公之

先纘武功都顯位代有其人傳緒至公克起而承之出
則參戎闖入則總禁衛使天假之年則其懋建勳績遠
繩祖武所謂肇敏戎公以爲國世臣也必矣顧弗及大
施而遽止於斯何耶是誠可惜也已既次序其事復繫
之以詩曰石子之岡峩峩新墳其葬者誰曰丁將軍桓
桓將軍起自武胄建國授鉞將略惟舊神龍初飛風動
雲從丁氏之先實奮於戎四世相承咸以功顯督府之
勳開拓益遠將軍紹業賢聲日聞禁衛載總兵柄斯分
搶攘旣甯桀鷲胥服祿秩方增疾疢胡速驂騶綠耳騁
平康莊霜蹄一蹶孰不盡傷崇封在茲山水深固麗牲
有碑以識公墓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七

大明故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贈資
政大夫太子少傅諡文思彭公神道碑

弘治丙辰十月六日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
士彭公以疾卒於家訃聞上悼惜詔禮官賜祭者四冬
官營墳以葬仍加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賜諡文思適
公門人禮部侍郎掌國學事林公亨大所述事狀俾子
撰次爲神道碑將以立石墓次念子初入翰林幸與公
同官及同事經筵史局又獲同侍今上於春宮從公後
者二十餘年辱愛頗厚第愧才謏筆弱無以揄揚厥美
其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華字彥實姓彭氏別號素庵

世爲吉之安福鉅族安福之彭二宗其一自鄱陽而來再遷鐵冶巷梅樹下世稱梅下彭氏其一自高安而來存曰隱君者擇勝於大志居焉梅下之彭傳十餘世有諱芳遠者生二子長古清生務威卽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憲諱時之祖也次復安與隱君之裔伯樞同婿於龍雲劉氏無子以復安季子同升爲之嗣號蒼山翁則公之祖父諱貫號一齋浙江按察僉事俱以公貴累贈至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祖妣郭妣伍俱累贈至夫人公生而穎秀異常兒蒼山嘗坐堂上公起而過問爲誰具以名對翁奇之尋侍一齋宦遊於外或爲嬰孺態一齋課以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天

詩書俾贖過輒口誦手揮沛然莫禦益大奇之正統丁卯一齋居憂於家公時方十五六嘗過益城坐客有持故券證以爭產者辯論不已公齒坐下獨抗聲曰此贖也眾驚問故公曰券果出革除庚辰年則當以建文三年書乃云洪武三十三年非贖而何爭者赧然而罷景泰改元庚午年十九以春秋家學領江西鄉薦甲戌會試第一人主司所梓程式之文不易一字及廷試名在二甲景皇帝疑之遣中官詢焉內閣諸老以爲策有涉上皇語蓋權詞以對耳詔取策上覽竟留中被選爲翰林庶吉士復召入纂修寰宇通志丙子書成授翰林編修有白金文綺之賜天順改元丁丑奉命祭告靖江王

便道歸省還朝秩滿三載得賜勅命辛巳丁內外艱歸
合葬如禮是年以預修大明一統志成賜寶楮五百緡
甲申服闋選侍經筵成化改元乙酉奉命主考南畿鄉
試丁酉英廟實錄成陞侍讀有白金文綺之賜戊子充
經筵講官復奉命主考順天鄉試己丑充經筵日講官
有襲衣冠帶襪履之賜自是時節頒賜鮮品及端午牙
扇與諸大臣等歲以爲常辛卯以嘗表請建儲賜文綺
一表裏壬辰廷試充受卷官禮部恩榮宴日文憲公爲
讀卷官仲兄彥充爲儀制郎中季弟禮卽彥恭舉進士
與公同預宴席時以爲榮未幾進侍讀學士掌詹事府
事每歲恆奉命視牲分獻於南郊癸巳賜羅衣一襲金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无

廂玳瑁束帶襪履及新刊貞觀政要皆慰日講之勞也
甲午賜新刊通鑑綱目乙未廷試充讀卷官皇太子立
賜文綺一表裏冬三載秩滿賜誥有操履端純才學宏
邃秉筆盡紀述之公積成多啟沃之益之褒丁丑續資
治通鑑綱目成進學士以災異上疏乞歸不允戊戌奉
命主考禮部會試皇太子出閣首進講大學有寶楮之
賜遂進詹事府詹事己亥賜續通鑑綱目辛丑廷試充
讀卷官冬三載秩滿既陞奏上謂公何以無兼官詔吏
部具履歷以聞特命兼翰林院學士仍賜誥推恩其先
悉如制壬寅冬御製文華大訓書成陞支從二品祿甲
辰復奉命主考禮部會試有權貴子已在中列而朱墨

卷互異眾莫能處公曰此簾外失防聞耳竟黜之乙巳冬進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疏辭不允自是賜予優渥寵任有加丙午六月感風疾不能造朝上愕然亟命御醫來視時遣中官賚賜羊酒米菜慰問者絡繹於道既三月疾未愈卽上疏辭祿乞歸上不允命食祿如故又三月進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兼職如故公愈不安曰因疾乞身乃益冒寵榮如此復上疏辭不允有繡麒麟衣及冠履之賜丁未三月再上疏乞歸詞益加切上重違其意特賜璽書慰勉俾馳傳歸就醫藥疾已卽來其勿自便復命有司月給廩四石歲給輿隸六人瀕行復有白金寶格襲衣之賜皆異數也四月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三

上疏辭謝輿疾出長安道過大明門望闕稽顙曰聖恩曷能報也因泣下交頤觀者感動五月在道恭遇上太皇太后尊號覃恩蒙賜詔且得追贈其先悉如制旣抵家仰遵詔旨以安心頤氣慎節飲食勉進藥餌爲事歲惟祀先力疾從事暇則默坐一室手不釋卷恆諭諸子曰吾負國厚恩爾輩能少樹立勉圖報塞庶補吾之不逮耳至是疾加劇遂不起其生爲宣德壬子十一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五而已元配劉氏同邑梅林望族先公四十年卒子一勉政繼室分宜李氏先十五年卒俱累贈至夫人子三勉敷勉敦勉敬側室河間宋氏子一勉肇敷國子生敦輸粟授千戶敬肇俱邑庠生孫男女若

干人葬以卒之年月日墓在某山之原惟公才識公邁
深沈簡重人莫測其際事親孝處兄弟友愛甚至伯參
洪家居公謹事之仲卽儀制長公二歲自同視席以至
宦游而歸始終無間言季彥恭早失怙恃賴公造就以
至今日爲時名卿公初入官文憲公實奉命司教事旣
秉鈞軸亦聯官禁近相處雖益親而未嘗有私昵之干
與人交不苟合不事嬖譎至於辯論古今疑義時事當
成與敗人賢否隱伏之微疊疊如河決燭照百不失一
恆謂以春秋起家而近歲學者不根經傳妄意比附大
失聖人筆削之旨故其出主試事命題必以經傳相合
爲主取人必以得胡氏家法者爲上由是天下翕然從

風多公倡率之力四方及門之士曾經指授者多以科
第顯若今大宗伯謝公維章大司成林公亨大尤傑出
者也爲文章力追古作者用意謹嚴稿必數易而後成
雖詩亦然有素藋稿若干卷藏於家昔我太宗文皇帝
入正大統之初首開內閣召學士解先生者七人入典
機務備顧問時五人同出江右其三人則同吉安也後
獨楊文貞公以清節雅望爲中流砥柱者餘四十年未
幾文憲公繼之清方介特無忝前烈迄今天下仰焉而
公復以昆弟之賢嗣美於其後固山川靈秀所鍾間見
疊出以副廟廊台鼎之用然吉之文章政事卓乎一代
之盛有如此者豈偶然也哉嗚呼公今不可作矣嗣徽

音而景芳躅者豈無其人歟予於是乎有感爰序次之
而系之以銘銘曰黃閣邃嚴從古則稱猗吉多賢濟濟
以登彌亮皇圖潤色帝制百年於斯繼美無替惟文貞
公介特不移遼遠文憲式克似之嗟歟文思用不克究
曷紹於前曷嗣於後仰曷以酬帝眷之隆匪公之阨悲
人之窮崇封在原穹碑在麓焯德矢辭百世以告

07156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三

青谿漫稿卷三十一



